



A Study of Jack London's Bildungsroman

杰克·伦敦 “成长小说”研究

杨丽/著



外文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A Study of
Jack London's
Bildungsroman

杰克·伦敦
“成长小说”研究

杨丽/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杰克·伦敦“成长小说”研究/杨丽著.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5

ISBN 978-7-119-09406-9

I. ①杰… II. ①杨… III. ①杰克·伦敦 (1876~1916)-小说研究
IV. ①I712.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6020 号

杰克·伦敦“成长小说”研究

作 者 杨 丽

责任编辑 王 蕊

封面设计 王 玲 熊 甜

印刷监制 冯 浩

出版发行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网 址 <http://www.flp.com.cn>

电 话 008610-68320579 (总编室)

008610-68995875 (编辑部)

008610-68995852 (发行部)

008610-68996183 (投稿电话)

印 制 北京京鲁数码快印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 外文书店

开 本 1/16

印 张 14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9-09406-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68995960)

目 录

绪论	1
一、杰克·伦敦作品国内外研究现状	1
二、成长小说的概念界定与杰克·伦敦的成长小说	11
三、杰克·伦敦成长小说中的性别关系	18
第一章 杰克·伦敦成长小说中的身份认知	23
一、女性生存现状与男性身份困惑	24
(一) 少女——爱的匮乏与男性怜悯	29
(二) 恋爱——爱的囚禁与男性拯救	30
(三) 婚姻——爱的牢笼与男性救赎	30
(四) 丧夫——爱的缺失与男性施舍	32
(五) 女性现状的比照与身份困惑	33
二、女性主体性丧失与男性身份思索	37
三、女性精神塑造与男性身份迷失	47
(一) 文化塑造与理想架构	49
(二) 阶级招降与精神幻灭	51
(三) 塑造与招降下的身份迷失	53
第二章 杰克·伦敦成长小说中的性别建构	60
一、双性同体与性别回归	62
(一) 双性同体	62
(二) 女性缺失下的性别迷失与倒置	65
(三) 女性参与下的性别回归	70
二、社会性别与角色转换	88
(一) 社会性别理论与性别角色	88

(二) 社会性别角色转换	90
第三章 杰克·伦敦成长小说中的爱情定位	99
一、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与“凝视”理论	101
二、父权意识“凝视”下的爱情	103
(一) 女性贞节与道德规训	104
(二) 女性教育与精神奴役	106
(三) 女性背叛与父权监视	111
三、男权话语中的女性归顺与守望	115
(一) 男性优越与归顺	115
(二) 男性崇拜与守望	126
第四章 杰克·伦敦成长小说中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模式	131
一、成长叙事主题中的二元对立	132
(一) 现实与浪漫	133
(二) 回归与放逐	134
二、成长叙事模式的继承与开拓	139
(一) 单一叙事模式	140
(二) 循环叙事模式	143
结论	149
参考文献	153
附录一	163
附录二	192
附录三	201
附录四	206

绪 论

粗犷的男子汉世界是他一生所刻意表现的主题，强悍和斗士的性格在他的传奇故事中打上了深深的印记，而他本人和他本人所要竭力表现的却始终没有和谐地统一。他时时需要女人的鼓励和支撑，成就降临时，他，杰克·伦敦，又从一个冒险家变为一个需要爱抚的孩子……

——（德）格奥尔格·伦茨

一、杰克·伦敦作品国内外研究现状

杰克·伦敦（Jack London，1876—1916）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之一，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在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中，杰克·伦敦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与奋斗成为美国梦的追求者、实现者和受害者。伦敦英年早逝，在世仅40年，文学创作生涯不过17年，但是他一生共创作了“19部长篇小说，197篇短篇小说，3部剧作，以及一些随笔、特写、论文和纪实文学作品”（刘树森，1997：43），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多产作家。杰克·伦敦作品内容涉猎极为广泛，有北疆历险也有南海传奇；淘金、爱情、流浪、战争、农业、新女性等主题都有涉及。不仅由于他那些杰出作品的独特魅力，也由于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使杰克·伦敦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虞建华教授评论说：“他用那些自传体的小说和小说式的自传去迎合当时读者对‘美国式英雄’的期盼，帮着扇起了一阵杰克·伦敦旋风”（虞建华，2009：3）。

著名的杰克·伦敦研究专家 Earle Labor 说：“他成功地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天赋、拥有读者最多、稿酬最高的作家之一”（Labor & Reesman, 1994: 1）。但是，杰克·伦敦去世后，他作品的受关注程度急剧下降，评论界对伦敦的研究也是几经沉浮。于 1917 年出版第一卷、1921 年完成的《剑桥美国文学史》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多人合编的美国文学史著。在这部具有开拓地位和意义的史著中，“伦敦作为一个作家被研究，从文学思想、创作风格、作品特征等各方面都被提及，这都为以后的伦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式。但同时也限定了一个范围，伦敦只能作为一个流行的作家来看待，作品缺少持久性的必要因素（包括社会道德和文学形式）”（彭书跃、李莉华，2007: 110）。此后，由于新批评理论的兴起，伦敦的作品更是被排挤到主流文学的边缘。新批评学派喜好那些使用复杂的心理语言、运用细腻的文笔去捕捉敏锐情感、描绘晦涩难懂内容的作品。于是，那些被认为是高雅文学形式的代表作家，比如亨利·詹姆斯、T. S. 艾略特以及詹姆斯·乔伊斯，就成为新批评学派的新宠。相比之下，杰克·伦敦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粗犷、肤浅、不登大雅之堂的下里巴人。当时的评论界普遍认为杰克·伦敦的作品过多渲染了新奇惊险的成分，也过多地描写了血腥和暴力，缺乏思想深度。“他仅仅把他的生平又复述了一遍——按照出版界的鉴赏水平把它们改编成了故事，以此来满足大量城市人口对浪漫主义喜爱的口味。伦敦变成了一个四处游走的文学推销员，为市场而写作，提供血腥和冒险”（qtd., Labor, 1996: 218）。批评家 Arthur Hobson Quinn 在《美国小说：历史与批评概论》（*American Fiction: A Historical and Critical Survey*, 1936）中评价杰克·伦敦时说：“几乎可以断言，这种时尚（杰克·伦敦热）正在消退，因为这类暴力文学的本质决定它不可能持久”（Quinn, 1936: 542）。Quinn 的断言使杰克·伦敦的作品被认为是“暴力文学”，这种明显带有偏见的武断使“他的名字被悄悄地从大学课本中删除了，文学史中对杰克·伦敦的介绍也被缩减为短短的一两句话”（Labor & Reesman, 1994: 130）。而杰克·伦敦作品的畅销又使许多评

论家认为他过于迎合大众口味，忽视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严肃性。伦敦本人也曾多次声称，“他宁愿赢得一场水仗也不愿去写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Watson, 1983: 3）。贯穿于他的写作生涯，杰克·伦敦似乎总是坚持认为自己写作只是为了赚钱。但是，我们通过深入研究、解读伦敦作品的内涵后发现这只是伦敦制造的一种假象而已。他这样说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在别人看来“刀枪不入的公众面具”下“那个脆弱的、内在的自我”（Hedrick, 1982: 43）。杰克·伦敦“内心愚弄自我的能力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同时，他也的确成功地愚弄了那些评论他作品的评论家。他们从未看到过在为赚钱而写作的作家和文学界野蛮人面具掩盖下的真实的伦敦”（Watson, 1983: 13—14）。因此在他的作品被冠以“暴力文学”的同时，他本人也被称为是“文学商人”。很久以来，杰克·伦敦就这样被排除在了美国主流文化之外。

但是，丰富生活经历的影响、复杂哲学思想的浸润、以及他对艺术执着不懈的追求和深刻独特的理解，都决定了杰克·伦敦的小说并非只是稍纵即逝、粗制滥造的“流行作品”。杰克·伦敦一生都在追求创作的日臻完美。当他的作品日渐畅销，稿酬日渐丰厚，不需要再为生计发愁的时候，他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也随之变得愈来愈高。正如 Charles N. Watson, Jr. 所说：“他总是在他的那些为赚钱而写的作品和他的严肃小说之间进行甄别，他不只一次地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坚持双层构思的原则：表层的叙述针对的是大众读者，而深埋在表层叙述之下的主题只能被少数人所理解”（Watson, 1983: 9）。Watson 进一步指出：“使伦敦小说活力四射的双重视角来自于这些对立面——高雅艺术和平庸之作，幻觉和现实，精神和肉体，存在与虚无”（Watson, 1983: 12）。这些评论都说明杰克·伦敦的作品并非如他所说，或者如一些评论家所言的那样“只是没有深度的平庸之作”。相反，伦敦的作品下始终涌动着作者巨大的创作热情，蕴涵着他对世界的独特理解与真知灼见，隐藏着一个有待人们去发现、去挖掘的充满活力、激情四射的阐释空间。

20 世纪 30 年代由 Irving Stone 撰写的杰克·伦敦传记《马背上的

水手》(*Sailor on Horseback*, 1938) 出版。这本书于1948年在我国由董秋斯翻译并出版,是我国最早翻译伦敦传记的作品。这本传记记录了杰克·伦敦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但其中也有许多失真的描述。无论Irving Stone的这部传记真实度、可信度有多高,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它对我国杰克·伦敦研究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另一部比较重要的杰克·伦敦传记作品是他的女儿Joan London撰写的《杰克·伦敦与他的时代》(*Jack London and His Time*, 1939)。接下来的40、50年代,研究杰克·伦敦的书籍、文章和评论相对较少,只有Philip S. Foner的《杰克·伦敦:美国的叛逆者》(*Jack London: An American Rebel*, 1947)值得一提。这些书籍用不同的方式阐释了杰克·伦敦本人及其作品,不仅为进一步到来的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完成了铺路搭桥的工作,同时也为杰克·伦敦重新赢得作为严肃作家的声誉做出了贡献。

评论界对杰克·伦敦作品的忽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改观。Earle Labor认为“可以把20世纪60年代看作是杰克·伦敦研究的分水岭”(Labor, 1996: 219)。“自60年代开始——此时新批评不再时髦,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开始关注这位多产的前辈作家,杰克·伦敦枯木逢春,文学地位不断得到认可和巩固,新的阐释和观点打开了一扇扇认识的窗户,引向更多的研究新领域”(虞建华, 2009: 327—28)。在这十年当中,许多重要的关于伦敦的作品和评论专著出版。比如:Franklin Walker在1966年出版了他的研究著作《杰克·伦敦和克朗代克:一个美国作家的诞生》(*Jack London and the Klondike: The Genesis of an American Writer*, 1966)。在这本著作中,Franklin Walker集中讨论了杰克·伦敦一生中最重要的北疆经历和其后以这些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北疆小说。King Hendricks的专著《杰克·伦敦:短篇小说艺术大师》(*Jack London: Master Craftsman of the Short Story*, 1966)也在这一时期出版。同时,King Hendricks还与Irving Shebard一起编写了《杰克·伦敦书信集》(*Letters from Jack London*, 1965),为以后的伦敦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杰克·伦敦研究的全面复苏是在20世纪70年代伦敦诞生100周年之际开始的。“1974年，美国最著名的伦敦研究学者厄尔·雷伯（Earle Labor）出版了《杰克·伦敦》（*Jack London*），这是Twayne美国作家系列中的一部，也是第一部实实在在的杰克·伦敦研究著作，标志着杰克·伦敦正式进入美国主要主流作家的行列，从此他的作品被看作美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严肃的学术研究成果接踵而来”（虞建华，2009：330）。Earle Labor的这部专著对杰克·伦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那些认为伦敦只是个为金钱而写作的商业作家，以描写猎奇和暴力著称的通俗作家的偏见开始消除，所以，它的出版标志着评论界对杰克·伦敦本人及其作品的真正学术性研究的开始。《白色逻辑：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White Logic: Jack London's Short Stories*, 1975）由James McClintock于1975年出版。这部专著详细分析了伦敦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进一步奠定了伦敦在批评界的地位。Ray Wilson Ownbey的《杰克·伦敦批评文集》（*Jack London: Essays in Criticism*, 1978）主要收集了近10年来发表在各种学术刊物上有关杰克·伦敦研究的论文。这些论文多角度展现了当时学术界对伦敦作品的评论，具有很鲜明的时代特色。Dale Walker在70年代末出版的《无师自通：杰克·伦敦关于作家与作品的创作集》（*No Mentor but Myself: A Collection of Articles, Essays, Reviews, and Letters, by Jack London, on Writing and Writers*, 1979），收集、整理了许多杰克·伦敦关于文学创作的文章和信件，是研究伦敦及其作品的重要文献之一。

杰克·伦敦研究的高潮出现在20世纪80和90年代。Joan D. Hedrick的《孤独的同盟：杰克·伦敦与他的作品》（*Solitary Comrade: Jack London and His Work*, 1982）发表于1982年。该著作从文化和政治两个层面探讨了伦敦的内心世界与他在小说中所表达思想的关系，描述了伦敦从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运动到逐渐与之疏离、而后又对中产阶级的生活和文化感到失望、失落的心路历程。Charles N. Watson, Jr.发表的《杰克·伦敦小说新评》（*The Novels of Jack London, a*

Reappraisal, 1983) 对杰克·伦敦的九部主要长篇小说, 其中包括一些评论界很少涉及的作品, 分别进行了详细、深入的阐释。Watson 视野极为开阔, 评析非常客观, 许多观点新颖、独特。评述内容涉及杰克·伦敦这九部作品的创作动机和写作技巧, 是研究伦敦作品的重要文献资料。Jacqueline Tavernier-Courbin 的《杰克·伦敦评论集》(*Critical Essays on Jack London*, 1983) 发表于1983年。该论文集特别强调了伦敦作为严肃作家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 正确评价了伦敦作品的丰富内涵和思想价值。Carolyn Johnston 于1984年发表的《杰克·伦敦——美国的激进分子?》(*Jack London — An American Radical?* 1984) 是研究杰克·伦敦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James Lundquist 于1987年发表的《杰克·伦敦: 历险、概念与小说》(*Jack London: Adventures, Ideas and Fiction*, 1987) 把伦敦的生平与其作品结合起来进行批评研究, 给予了深刻的分析和系统的阐释。Clarice Stasz 的《夏弥尔与杰克·伦敦: 美国的梦想家》(*American Dreamers: Charmian and Jack London*, 1988) 是一部具有浓厚学术研究色彩的传记作品, 主要描述与探讨了杰克·伦敦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夏弥尔对美国梦的追求和演绎。1994年 Earle Labor 和 Jeanne Campbell Reesman 对《杰克·伦敦》进行了再版。与第一版相比, 再版书中增加了一些伦敦研究的最新思想和阐释视角。Earle Labor 在再版的序言中指出“由于伦敦作品涉猎内容极为广泛, 在这个简短的序言里, 我能做到的只是启发而不是穷尽。我的目的是, 为读者提供一种合理、准确的引导, 以便使他们能够走进杰克·伦敦的文学世界, 其中包括那些评论家还未曾涉足的领域”(Labor & Reesman, 1994: xiii)。在著作的正文中, Earle Labor 的确实实现了他在序言里的承诺, 启发读者采用更广阔、更新颖的视角去研究杰克·伦敦的作品。他提出可以用集体无意识、心理学、性别研究、文化神话等角度来阐释伦敦的作品。同时 Earle Labor 还指出在伦敦后期创作的小说里出现了新的叙事模式: 对话与复调。这些启发对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杰克·伦敦的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雄性的呼唤: 造就

杰克·伦敦》(*Male Call: Becoming Jack London*, 1996)的作者是 Jonathan Auerbach。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谈到了伦敦的北疆小说、社会主义思想、《海狼》中的同性恋问题,以及杰克·伦敦在《肯普登——威斯通信集》中表达的爱情观和人生观。1996年,由 Leonard Cassuto 和 Jeanne Campbell Reesman 主编的《重读杰克·伦敦》(*Rereading Jack London*, 1996)是一部非常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杰克·伦敦作品的论文集,其中对伦敦作品中有关阶级、性别的阐述对本论文的立意启示很大。Christopher Gair 的《杰克·伦敦长篇小说中的合流与抗拒:从自然主义到自然》(*Complicity and Resistance in Jack London's Novels: From Naturalism to Nature*, 1997)从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解读了伦敦作品中所蕴含的丰富内容。

进入 21 世纪, Sara S. Hodson 和 Jeanne Campbell Reesman 合编了《杰克·伦敦:作家的一百年》(*Jack London: One Hundred Years a Writer*, 2002)。这部专著评介内容极为丰富,其中包括书信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而且这些作品年份跨越很大,从伦敦早期作品一直到其后期作品都有涉及。评析角度也很新颖、独特,运用了女权主义、叙事学、心理分析和新历史主义等批评理论,是研究杰克·伦敦作品较新、较全的著作之一。

我国对杰克·伦敦的研究是从对他作品的译介开始的。有的研究者认为“他的作品从 1919 年开始就被翻译介绍进来”(虞建华, 2009: 346)。也有的研究者认为“伦敦最早的汉译作品见于 1921 年 5 月 10 日的《小说月报》第 12 卷第 5 号”(孙丰蕊, 2008: 307)。总之,从 20 世纪初开始,随着杰克·伦敦翻译作品的增加,我国对杰克·伦敦的研究也逐步展开。早期的研究主要是作者对所翻译作品的介绍和简单评价,比如:1937 年 6 月张葆痒翻译出版了《野性的呼唤》,1945 年许天虹翻译出版了杰克·伦敦的小说集《强者的力量》,1947 年周行翻译出版了《马丁·伊登》等。在翻译出版这些作品的同时,他们都对其进行了评价(孙丰蕊, 2008: 307)。但是,这些评论的内容还主要局限

在对所翻译作品的主题和人物命运的分析上，视角比较单一。在国外，从60年代开始杰克·伦敦研究已经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的深入研究，70年代后，国外大量伦敦研究专著出现。但是，笔者通过在中国“CNKI全文期刊”上检索后发现，同一时期我国对杰克·伦敦及其作品的研究不仅数量比较少，而且还存在着研究方向单一、研究深度有待提高、研究作品比较集中的现象。从总体上看，当时我国的杰克·伦敦研究与国外相比还存在着滞后的现象。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我国的杰克·伦敦研究一直深受美国伦敦传记作家Irving Stone的作品《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的影响。迄今为止，这本传记依然是研究杰克·伦敦及其作品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但是，由于Irving Stone在这本传记中提供了许多不可靠的信息，所以它在对我国的杰克·伦敦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消极影响。张宝林、张燕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上发表了文章《〈马背上的水手：杰克·伦敦传〉对中国杰克·伦敦研究的影响》一文。这篇文章详细阐述了这部传记的弊端以及它在伦敦研究上对我国研究者的误导。文章指出，“斯通传记对后来伦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过分强调了私生子身份对伦敦的影响；其二，提出伦敦自杀说；其三，强调了伦敦作品的自传性”（张宝林、张燕，2007：55）。笔者通过对我国研究杰克·伦敦的文献汇集后发现，在我国公开发表的伦敦研究的作品中，的确有许多是在Irving Stone对伦敦所下定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的。比如：常巍的论文《论马丁·伊登之死——从隐喻模式的角度透视》就是以作者自杀为前提来加以评论的。关于杰克·伦敦作品的自传性研究更多，尤其对《马丁·伊登》的研究更是如此。白遂军在《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从追求走向幻灭——马丁·伊登》，杨爱英在《外语学刊》1996年第4期上发表的《人才的毁灭，社会的悲剧——评杰克·伦敦的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刘荡荡的博士论文《制造英雄——杰克·伦敦自传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2006年）等等都是

基于对伦敦作品的自传性进行的评论和研究。

这一时期，我国的杰克·伦敦研究大部分集中在《野性的呼唤》、《马丁·伊登》等经典作品上，对伦敦其他作品的关注和研究还比较少。杰克·伦敦的成名作《野性的呼唤》是他的众多作品中最早译入我国的小说之一。在我国，这个小说的译本就有34个（虞建华，2008：348）。这一现象说明了我国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喜爱程度是国外许多著名作家都无法企及的。与此同时，和这部小说相关的评论也非常丰富，比如：从比较文学角度、精神分析角度、生态学角度对《野性的呼唤》进行多层次的深入阐述。此外，《野性的呼唤》还经常被当作动物小说来阐释，通过对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描述来反映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体现。学术界还分别从尼采的“超人”哲学、精神分析、意识形态美学等角度对《马丁·伊登》这部半自传体小说展开分析与阐释。比如：史蒂文·文图瑞诺在《国外文学》1997年第2期上发表的文章《淹没〈马丁·伊登〉的意识形态美学》，阿德尔·塔伊尔在《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上发表的《论〈马丁·伊登〉中的超人形象》，肖曼琼在《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评马丁·伊登：杰克·伦敦笔下的超人形象》等，都是这些阐释方法的体现。

随着我国杰克·伦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除了他的代表作《野性的呼唤》和《马丁·伊登》外，伦敦的其他作品也渐渐走进评论界的视线，比如对《铁蹄》、《海狼》等作品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也逐渐丰富起来。人们开始对杰克·伦敦作品中的人生观、哲学观、自然观和生态观等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使我国的杰克·伦敦研究愈发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铁蹄》通常被当作政治小说和科幻小说来解读，也有的评论家从叙事学的角度来分析这部小说。关于《海狼》，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小说中人物之间自然主义道德观的冲突，也有评论对《海狼》中所蕴涵的浪漫主义成分进行了分析。李怀波在《外语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杰克·伦敦的

哲学与信仰追求》，李伟芳在《西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发表的论文《从〈马丁·伊登〉看杰克·伦敦的不同信仰》等都关注不同哲学思想对伦敦创作的影响。方成的文章《杰克·伦敦小说中的文化霸权——暴力及其导致的亚文化群体心理格式》发表于《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这篇文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为杰克·伦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评论界对杰克·伦敦作品中有关中国人的形象也给予了关注。郭英剑在他的博士论文《美国东方主义——论布勒特·哈特、马克·吐温、杰克·伦敦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南京大学，2001年）中运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评析了杰克·伦敦对中国人的描述，阐释了他如何把中国人作为“他者”来建构他的“文化帝国霸权主义”。2001年8月14日吴冰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论文《矛盾的杰克·伦敦》中则分析了杰克·伦敦在对待中国人问题上的矛盾性。

值得关注的是，与国外许多专著中涉及的性别研究相契合，我国的杰克·伦敦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有关性别分析的文章，比如：窦忠琴的硕士论文《〈马丁·伊登〉人物分析及杰克·伦敦的女性观》（合肥工业大学，2006年）、杨三成在《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上发表的文章《杰克·伦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张宝林在《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上发表的《杰克·伦敦的女性观》，刘苗、何荣辉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上发表的《从女性主义视角解读〈马丁·伊登〉中的女性人物形象》等等。这些文章都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了伦敦作品中，特别是《马丁·伊登》中的女性人物，探讨了杰克·伦敦的女性观。虞建华教授2009年在《学术论坛》上发表的《〈海狼〉的女性人物与杰克·伦敦的性别政治》一文是关于伦敦作品性别研究非常有价值的论文。这些论文的发表已显示出我国杰克·伦敦研究逐渐和国外的伦敦研究接轨：研究领域逐渐拓宽，批评方法也开始走向多元化。

2009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虞建华教授的专著《杰克·伦敦研究》。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国唯一一部全面、系统地研究杰克·伦

敦及其作品的专著。专著详细介绍了伦敦的成长历程，深入分析了他的北疆传奇和南海故事，着重阐释了他的《野性的呼唤》、《白牙》、《海狼》、《深渊里的人们》、《雪的女儿》、《马丁·伊登》、《铁蹄》以及伦敦后期的作品“田园三部曲”：《天大亮》、《月谷》和《大房子的小妇人》。虞建华教授“从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入手，主要通过对杰克·伦敦的小说的分析、解读，着重讨论作品的社会和历史内涵，以及产生、造就杰克·伦敦的文化气候，以期在深层次上达到对这位著名作家的认识和理解，并从这一个案所凸显的文化特征出发，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期的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近距离观察”（虞建华，2009：11）。这本专著研究的目的是把杰克·伦敦研究放在一个特殊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力图‘透过文本’，读出历史和文化编码于其中的内涵”（虞建华，2009：11）。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在这部专著中，虞建华教授还提及了杰克·伦敦的多部作品，比如：《野性的呼唤》、《海狼》、《雪的女儿》、《马丁·伊登》、《铁蹄》等小说中所蕴含的关于成长主题的问题，这些分析对本论文的立意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国内外杰克·伦敦研究经过冷落、回暖、渐热的过程，发展到现在人们已经公认，杰克·伦敦是美国文学史中不能被忽视的重要作家之一，也是美国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正如 Earle Labor 所说，“再也不用担忧杰克·伦敦被遗失或遗忘，现在，他已经在美国文学史上确定了自己作为一个重要作家的地位——我们第一个，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作为民族英雄的作家。没有别的任何作家，包括我们最喜爱的马克·吐温，能够在他流星般的事业中那样完全捕获美国梦的最根本的主题，也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被所有时代的读者深深吸引”（Labor，1996：223）。Earle Labor 的评价不仅把杰克·伦敦推到了与马克·吐温比肩的文学地位上，而且为以后的杰克·伦敦研究确定了更严肃的基调。

二、成长小说的概念界定与杰克·伦敦的成长小说

在研究杰克·伦敦成长小说中的性别关系之前，首先有两个方面的

问题需要阐述清楚。第一，有必要对成长小说这一概念进行理论上的清理与界定，阐明这种小说类型的理论内涵；第二，有必要根据成长小说的理论，分析杰克·伦敦的小说中哪些小说具有成长小说的特点，从而廓清研究对象的范围。在清楚阐明这两个问题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杰克·伦敦成长小说中的性别关系。

成长小说的界定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起源于18世纪70、80年代的德国，主要活跃于19世纪前期，是德国文学中的一种小说类型。“‘Bildungsroman’，是一个德语词，‘bildung’指‘描绘’、‘写照’、‘塑造’或者‘形成’，而roman是‘小说’的意思”（Buckley, 1974: 13—14）。这种类型的小说主要描绘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在社会上获得的体验、经历和感受。小说结尾的描写大多是设法使成长个体与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社会达成某种妥协或调和，从而起到教育的目的，所以“成长小说”又被称为是“教育小说”。这个术语第一次用在对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1795—96）的评论中。批评界普遍认为歌德的这部小说是成长小说的经典之作，也把它看作是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成长小说的标尺。18世纪末19世纪初，成长小说曾一度成为德国小说的主流。虽然这种小说到19世纪中后期在德国的创作热度骤减，但是，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却相继掀起了成长小说创作的热潮。同时“教育小说”在从欧洲到美国的传播过程中，随着地域和时代的变迁，它的主要特色和文化内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成长小说”除了被称为是“Bildungsroman”，还被称为“Apprenticeship novel”，“Initiation story”，“Novel of initiation”等等。^①

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其著作《小说理论》中对成长小说有过专门研究和系统阐释。他在《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一文中，从小说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等方面给出了“成长小说”的

^① 本论文统一采用“bildungsroman”作为“成长小说”的英文用语。